



“艺谋应该比我们更懂电影”

“艺谋应该比我们更懂电影。”在张艺谋新片《长城》遭遇铺天盖地的骂声甚至有对张艺谋本人进行恶毒的人身诅咒时,我尊敬的一位电影界前辈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,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张艺谋的新片《长城》,根据我个人的喜好,《长城》是一部中国大导演拍摄的及格的好莱坞大片。我们需要探究的是,这样一个好莱坞作品,为何遭遇如此多的批评?为何本该正常的文艺批评成了谩骂?到底我们该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?

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《长城》很不堪吗?

《长城》是不是一部好电影,关键看对比坐标。
 首先从外部来比较。有评论说,如果这是王晶执导的一部影片,这就很正常了。这样的评论,体现了大多数评判者的想法。王晶的影片又如何?《澳门风云》系列就是成功的商业电影,那为什么商业电影到张艺谋这里就不可以了呢?如果说《长城》的故事不如张艺谋前作《归来》《山楂树之恋》这样的文艺片,这不仅能说明《长城》不堪,反倒说明张艺谋真正实现了和好莱坞商业片模式的融合,这对于中国电影工业是具有探索意义的。
 从外部对比好莱坞作品讲,《长城》是一个好莱坞工业

模式下的合格商业片,按十分评分,这是一部不太新鲜,无太多失误的六七分的作品。从专业的角度讲,《长城》的故事合理性以及特效场面,不输于《哥斯拉》之类的好莱坞作品。
 从张艺谋自身来比较,可以类比的还是他进入大片时代的作品,比如《十面埋伏》《英雄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,这些作品和《长城》都是商业大片,只不过在《十面埋伏》《英雄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里,张艺谋还有着商业与艺术兼顾的幻想,结果造成了纠结,两面不讨好。到了《长城》,是简单纯粹的商业片,最明显的一点,就是故事设置是“直肠子”,说白了就是《长城》本身就没有什么艺术追求,“直肠子”故事没什么营养,但这就是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基本配置。故事复杂的文艺片少人问津,故事简单的商业大片票房大卖,这是观众用选票做出的判断。如果说《环太平洋》《哥斯拉》之类的影片你可以接受,你为什么接受不了《长城》呢?

“批评”是骂人吗?

任何一部电影都是可以批评的,但《长城》上映后遭遇的令人诧异的景象,还是让人感觉中国的文艺批评有点变味了。在诸多关于这部影片的批评中,许多大标题赫然是诸如“烂片”“没人性”之类的评价,甚至有人直接发出“张艺谋已死”这样恶毒的人身诅咒。
 这样的“批评”已经超越了作品本身,显然是不正常的。
 首先,相当多的所谓影评人,根本不理解“批评”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在很多人看来,甚至业内人看来,“批评”必须得说不好,明确一点说就是必须抨击。这是一种误读,而且被广泛误读。
 批评在美学意义的解释,指通过运用理论方法对作品进行梳理,而不单是指责、抱怨。在自媒体时代,批评被妖魔化了,在很多自媒体写作者看来,不跳起来骂街不足以引起注意,不把标题降低到水平线以下,不足以引起注意。特别是当部分媒体公号因为点击率高吸引了资本投资后,为了商业利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法,显然是蹭热点,让人怀疑其评

论的动机和公允性。这是自媒体的悲哀,也是读者的不幸。影评是娱乐新闻的一部分,但也是新闻,靠近新闻事实,是影评的唯一追求。
 其次,从众的心理,让很多评判观点是盲从站队,这样的评判的特点就是不尊重事实:你和他谈电影工业,他和你谈电影美学;你和他谈电影美学,他和你谈演员表演;你和他谈这本身就是两个主角和三五个配角的影片设置,他马上和你谈某演员的八卦花边。
 另外,当文艺批评成了在自媒体上谩骂的时候,那就不要谈了,那属于法律的范畴。
 我们如何展示文化?
 电影被很多人看作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之一,让电影走向海外,张艺谋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导演,似乎应该通过电影传播中国文化,而《长城》在很多人看来是“欧洲英雄拯救中国”,是在讨好好莱坞。
 且不说张艺谋必须承担中国文化传播的“重任”这个话题本身就值得商榷,退一万步讲,

即使张艺谋要承担这一“重任”,总要讲究些方法。目前全球通用的是英语,最强大的电影工业是好莱坞,《长城》作为张艺谋的第一部全英文作品,通俗易懂的好莱坞打怪电影的故事设置,总体上说得过去的特效场面,是张艺谋首先在形式上与好莱坞的握手。
 国内电影观众对“《长城》传播中国文化”的期待显然没有得到满足,因为好莱坞编理解的长城相对于中国观众显然是浅显了,这造成了一种错位:好莱坞观众觉得刚刚能理解的中华文化,中国观众反倒觉得浅显了。这是一个慢慢地互相适应的过程,让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莱坞作品《长城》一下子达到海内外观众欣赏水准的统一,是不现实的。
 当然,表现中国文化不仅仅靠进入好莱坞游戏规则一个方法,同期上映的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涉及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大IP故宫,电影沉静故事让人信服,但这样的制作无法进入好莱坞的规则,这样的电影,适合我们自己细细把玩。

郭涛首次自导自演喜剧 执导电影《欲念游戏》

本报讯(记者 倪自放)
 由郭涛携手著名编剧束焕联合打造的电影《欲念游戏》正在上海热拍,影片12月18日首次对媒体开放片场,导演郭涛携影片出品人刘燕铭、束焕,主演姜潮、张子枫,以及业内好友张一白、宋佳等亮相。
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郭涛,1994年初涉大银幕就接连主演了张艺谋的电影《活着》以及冯小刚的电影导演处女作《永失我爱》。这些年,观众认识郭涛,更多的是

通过他主演的喜剧片,比如《疯狂的石头》《落叶归根》《高兴》等等。其实,郭涛的非喜剧演出同样深入人心。2015年,他凭借曹宝平执导的犯罪悬疑片《烈日灼心》中“杨自道”一角,获评第18届上海电影节最佳男主角,首次问鼎金爵影帝。
 郭涛透露,做导演的计划就像埋在内心深处20多年的一粒种子,遇到打动自己的故事、心仪的合作对象,就生根发芽了。诱发种子发芽的是另一颗“种子”——经典电影《楚

门的世界》。“两年前,我和束焕聊起《楚门的世界》,我俩都特别喜欢这个电影。男主角30多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骗局里,是要留下来自己骗自己,还是努力逃出去?这是对主角的拷问,也是对观众的拷问。”
 《欲念游戏》的编剧是创作过《我爱我家》《泰囧》的束焕,郭涛和束焕闭关数月,创作了现在这部集喜剧、科幻、悬疑、励志于一体的“《楚门的世界》升级版”——《欲念游戏》。影片的背景设定在未来

世界,当虚拟现实技术从前沿科技走向民用,男主人公郭实(郭涛饰)意外地陷入了一场科技与人性的对决。
 探班当天,剧组将某酒店实景改造成迷幻的时空隧道,郭涛变身长发潮男,穿行其中却始终“走不出去”。为了这段戏份,郭涛特地请来各路好友客串,包括导演张一白、文章,演员宋佳、赵达、孟瑶、李晟烨、路晨、牟紫等。谈及角色,宋佳相当笃定:“涛哥要我演啥我就演啥。”

